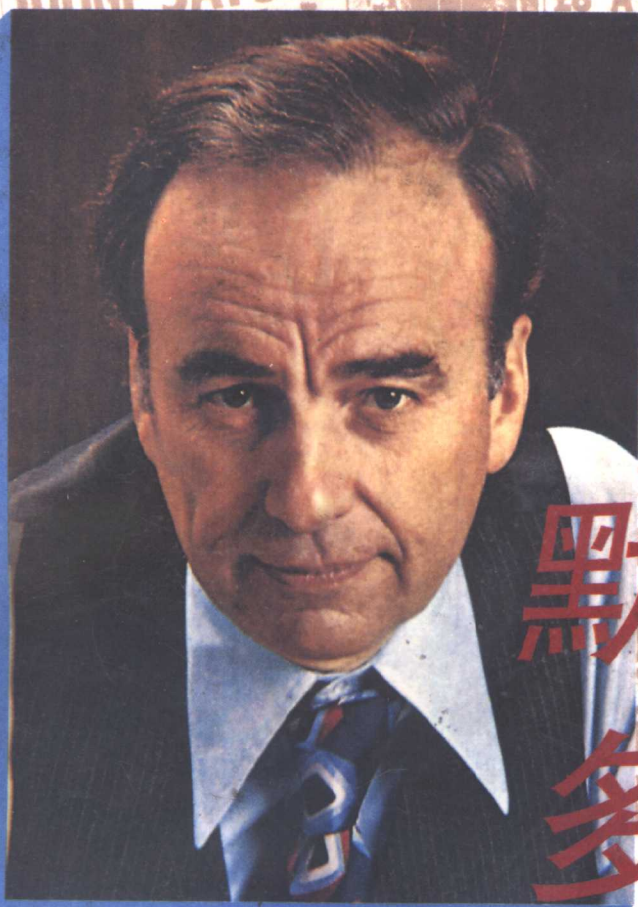




世界报业大亨

默多克

〔澳〕乔治·芝士特 著

默 多 克

——世界报业大亨

〔澳〕乔治·芝斯特 著

周树春 陈亚平 编译

许 言 校

新 华 出 版 社

默多克

——世界报业大亨

〔澳〕乔治·芒斯特 著

周树春 陈亚平 译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燕山联营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125印张 插页2张 182,000字

1991年9月第一版 1991年9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1219-3/K·163 定价：4.10元

译者的话

——暨关于默多克的最新信息

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基思·鲁珀特·默多克或许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但提起他的澳大利亚新闻集团，很多人就可能会感到似曾相识了。1985年3月，默多克曾访问中国，姚依林副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近年来，每逢星期日晚上，千千万万个中国家庭围聚在电视机前，观看中央电视台在黄金时间里播出的电视译制片。而这些电视片大都来自归默多克新闻集团所有的美国20世纪福克斯公司的影像档案馆。

20世纪福克斯不过是日益膨胀的默多克传播媒介帝国的一小部分。《默多克——世界报业大亨》一书记载了这个帝国兴起的历史。1953年，鲁珀特·默多克从他父亲基思·默多克手中继承了不见经传的阿德莱德《新闻报》。在以后的30多年里，默氏报业王朝的势力从阿德莱德扩展到了整个澳大利亚及美洲、欧洲和亚洲，其领域则从报界延伸到了广播、电影、电视。

本书的原著者是澳大利亚记者乔治·芒斯特，另一位澳大利亚记者，格伦达·科波拉尔，在增补本中提供了较新的信息。自他们执笔以来，默多克报业帝国又有了一些新的发展：

在东欧，今年1月20日默多克签署了一项协议，收购两家匈牙利报刊的一半股份。这是默多克国际新闻公司第一次在东欧经营合资企业。他也是第一个打入东欧的西方媒介大亨。在亚洲，

继收购香港最大的英文日报《南华早报》和购入《远东经济评论》51%的股权后，默多克的枪口又瞄准了《明报》。

人们可以在本书中纵观默多克几十年的报业生涯，并可以从字里行间看到一个野心勃勃、财大气粗、呼风唤雨的报业大亨的画像。在政治上，他始终是一个引起争议的人物，其左右摇摆的立场令人捉摸不定。但有一点是十分肯定的，那就是：他始终利用对传播媒介的控制左右政治，不管是澳大利亚联邦政治、美国的竞选运动，还是英国和阿根廷之间的马岛之战。

在报业经营上，他推崇商业化新闻和与此伴生的煽情主义，其特征是半裸体妖艳女子的照片和耸人听闻的大字标题。在他收购《太阳报》后，这张报纸成为英国第一家刊登裸体女子像片、同时也是最畅销的报纸。最近发生的一件事表明，尽管默氏传媒帝国的势力在日益扩大，但默氏“黄色新闻”的风格依然如故。去年6月9日，他的《世界新闻报》报道说，以扮演“硬汉”著称的美国影星克林特·伊斯特伍德曾有过一个私生子。但两个月后，该报又发表声明，说那篇报道是“不真实的”，故此“向伊斯特伍德先生道歉，并同意付给他一大笔损失费。”这样，《世界新闻报》再一次作为一家专登“丑闻加性”的周报而扬名。但默多克自己不这样认为，他曾供认不讳地说道：“对报纸来说，关键是出产有人读的产品。报纸同其他行业一样，是一门生意，而不是行善。”

无疑，本书不仅是关于一个神秘人物的传记，同时也是整个西方传播业的缩影。在默多克身上，人们可以管中窥豹地看到西方新闻的种种特性和发展趋势。从这种意义上讲，本书也是关于西方新闻的一部生动的教材。我们根据我国的实情，对原著做了较大的删译，希望读者能通过阅读此书获得有益的启示。

1990年10月于北京

引 言

60年代末的澳大利亚处于一个充满信心的年代；鲁珀特·默多克当时则是一个颇为典型的澳大利亚人。如果说发展经济和民族主义正成为三大政党共同的信条的话，那么默多克比任何人都更加狂热地对之加以阐扬和鼓吹；如果说澳大利亚人大都经历了从接受到反对军事介入越南战争这一转变的话，默多克的报纸也毫不例外地随波逐流；当澳英防务及外交关系每况愈下时，他首肯称许；土著澳大利亚人初始觉醒，起来捍卫自己的权利，他呐喊助威。在激烈的商业竞赛中，他是一个出色的竞技者，倍受国人钦佩；他的名字几乎家喻户晓。也有人讥笑他，但反对派多属老辈人。后来他出国了，自信将如虎添翼；在一个更大的舞台上施展身手。

他步入新闻界，并从此成为一个为世人所瞩目的新闻人物。大报和公共电台对水火灾害往往不屑一顾，它们迫不及待地盼望战争的爆发或是选举年的来临。为了酿造新闻事件，它们诱发能引起争论的挑衅性言论，目的在于令鹬蚌相争，自己渔人得利。默多克便精于此道，他先释放一只试探气球，接着便诱发出循环大论战的第一枚富于挑逗气味的炸弹。人们开始无休无止的争吵。在唇枪舌战的笔墨飞溅之中，不断重复着这个名字——鲁珀

特·默多克。于是，一颗明星冉冉升起，其光辉粲然夺目，至于它从何而来则是无关紧要的。

默多克早年走过的道路揭示了他日后的去向和势头。他首先闯入安澜无波的澳大利亚报界。媒介元老们时而抵抗他的扩张，时而又与他握手言和，将他引为上宾。默多克则总能设法利用人们这种忽冷忽热的态度，从中渔利。他善于发现敌手的弱点，在合作与竞争的平衡木上游来移去，令人莫测。他还善于在政治与商业之间的天地中周旋、驰骋。

对许多战后的澳大利亚企业家来说，生存在于寻觅一条介于政府援助和市场机缘之间的安全通道。了解这种澳大利亚式的经营方式——以及为摆脱其羁绊偶尔为之的努力，对了解默多克其人至关重要。在澳大利亚，关税保护、政府补贴、独家许可与政治性赞助之间的界限从来是模糊不清的。

70年代中期，默多克从载满声誉的花篮中坠落，失去了人们的宠爱。群情激愤之际，一位工党参议员在国会会场上猛然跳起，慷慨激昂地大声诘问：“难道这个国家的政府之兴衰存亡、国人之荣辱成败，仍将继续被那个谎话连篇的流氓伪君子——鲁珀特·默多克的卑鄙狡诈、含沙射影的花言巧语所左右吗？”当时，澳大利亚人尚不明白，默多克在海外的发迹已使他变得更加厚脸皮，他丝毫不会在乎同胞们对他的态度如何。正因如此，人们越发怒不可遏。

默多克的名字成了政治家们的口头禅，这不足为奇。因为，政客们相信语言既能使他们飞黄腾达，也能使其生涯毁于一旦。在他们的心目中，报刊不是对历史事件的记录，也不是关于未来的论坛，而永远是侵扰他们的不速之客。每当默多克出入宦海之间时，他总是有意给人们留下这种印象，希望人们对他望而生畏。

默多克建立报业王国的经营之道与其从事文字游戏的方式迥然不同。正如钢铁厂或汽车厂扩大生产能降低单位成本一样，几家报纸合而为一也能获得规模经济。提高一家报纸的发行量难以迅速奏效，默多克常常把两份报纸合而刊之，结果事半功倍：一张晨报与一张晚报联袂出版，一张星 期刊同一个周日刊结为伙伴；或是建立跨城市的集团。由于共用办公设施，乃至合用专栏或漫画以及印刷设备，从而节约了大量资金。

此外，他经常让赢利企业与亏本企业结为伉俪，目的在于用亏损额拉低利润额，从而减免纳税额。当亏损企业扭亏为盈时，他便买入或建立另一家亏本企业。这一循环往复的过程本身带有巨大的活力，而为之提供驱动燃料的是默多克报业集团所在国的纳税人们。

默多克同国营领域之间的关系似乎更为直截了当。他首先涉足澳大利亚电视业，进而染指航运业、矿业及石油勘采业。他通常能受到当局的保护和照顾。由于他一方面倚仗官宦们的荫翳，另方面又以盛气凌人的口气对政治家们布道、说教、揭露他们的丑行，这种双重地位常常使他陷入窘境。

他对自己的隐私向来秘而不宣，不过除了政治和经济活动外，他实际没有什么隐私可言。与人晤面时，他乐于让人揣摩自己，却也认真倾听别人谈话。对那些在他手下做事的人来说，默多克令人难以琢磨。他常常分派给他们一些含糊不清的任务：扮演政治联系人、自由或保守派政治代表、金融奇才、扭亏为盈的能手等角色，或兼而扮之。如果他们能猜出并把握好这些角色的分寸，便能青云直上；如果他们越雷池一步，或过于缩手缩脚，他们与默多克的关系便会急剧恶化。在报界，“炒鱿鱼”的故事时

有耳闻，且多带有黑色幽默的色彩。被默多克“炒鱿鱼”从来就不是好玩的。

他不善于与记者们相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他自己也是记者，并仍在和同行们争风吃醋。他作为记者的才能使他在经商时受益匪浅。如同记者要建立信息关系网一样，他通过银行家、经纪人甚至记者敷设信息流通的渠道，一旦时机成熟便亲自出马亮相，让舆论界回荡着他的名字。

默多克钦敬的记者只有一人，即他的父亲基思·默多克。他曾写道：“良好的父子关系乃人生一大乐趣。”老默多克在世时，儿子乐于与老子做对，尽管他也效仿父亲的处世理财之道。基思爵士过世后，默多克继承了父亲的报业遗产。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默多克能对他父亲有所超越，原因在于他是沿着父亲的足迹，走上了一条穿越政治——经济丛林的道路。如果鲁珀特·默多克的足迹较难跟踪的话，他父亲走过的道路或许会提供有益的启示。所以，本书从老默多克讲起。

目 录

引言	(1)
第一章 呼风唤雨的老默多克	(1)
第二章 阿德莱德太小了	(24)
第三章 悉尼和《每日镜报》	(39)
第四章 堪培拉和《澳大利亚人报》	(53)
第五章 同惠特拉姆总理的亲密和反目	(73)
第六章 征服舰队街的强悍者	(92)
第七章 为《太阳报》和《世界新闻报》寻找兴奋剂	(108)
第八章 “猩猩金刚”惊煞纽约	(126)
第九章 把《纽约时报》给耍了	(140)
第十章 对澳大利亚的再发掘	(156)
第十一章 白宫的约会	(173)
第十二章 《泰晤士报》的新主人	(186)
第十三章 撒切尔夫人的战友	(202)
第十四章 默氏王朝继承人何在	(224)

第一章 呼风唤雨的老默多克

● 1 ● 1952年6月，基思·默多克夫妇在地处布里斯班南部海岸的“冲浪者天堂”的一位朋友家中度过一个假期。基思爵士的第二次前列腺手术很成功，此时他的心境处于四年来的最佳状态。在安谧的环境中，他从事着一项与氛围相称的活动：悉心研究《信使邮报》和《星期日邮报》。这是由昆士兰报业控股有限公司在布里斯班出版的两张报纸。这家公司处于他个人的控制之下，他握有公司的一部分资产。他对这两张报纸的销售量感到满意，但认为广告内容尚显单薄。

假期一天天过去，他日益系念着昆士兰报业控股有限公司的经营。公司刚刚宣布要发行新股票，他应该设法筹措现金买入股票，从而保持他对公司的控制，并为另一项计划铺平道路。

这项计划便是创建一个独立于先驱和时代周刊集团的报系。他当时作为董事长掌管着先驱和时代周刊集团，他期望新创立的报系能在墨尔本和阿德莱德与这个集团的报纸展开竞争，并作为遗产传给他的儿子鲁珀特。早在四年前的1948年——当时鲁珀特

尚未成年，家族财产也主要集中在布里斯班，基思先生就已经致力于建立一个报业王朝。他将自己的抱负写入了遗言：

“期许昆士兰报业控股有限公司及另一经我的受托管理人认可的报业公司以执著热情坚持本人的办报理想。期许吾儿鲁珀特·默多克终生致力于造福人类的新闻事业，并经我的受托管理人之辅佐在这一领域施展宏图。”

基思先生回到墨尔本后，当即同伦敦《每日镜报》集团的律师杰克·佩兴斯谈判。由塞西尔·金领导的这个报系买下了墨尔本的《守卫报》。这张报纸虽经伦敦报系改头换面，但生意仍不景气。基思爵士建议：如果该报与他在布里斯班和阿德莱德的两家报纸合并，必将受益于他的经验和技艺，三家报纸均将兴旺发达。由于合并后基思爵士将掌握三分之二的多数股权，伦敦集团担心它将丧失决定性地位，塞西尔·金于是回绝了基思爵士的建议。

是年基思爵士67岁。他患心脏病已18年，病情时有发作。1952年10月的头一周，他面临一场险些发生的宫廷政变：两位报社总编辑策划要清除基思爵士，尽管其中一位后来向基思·默多克表白他与此事无关。

10月3日，基思爵士主持先驱和时代周刊报业集团董事会会议。次日是星期六，他返回他在墨尔本的办公室；下午，他驱车40余里前往默多克家族的乡间别墅——柯露登庄园。当天夜里，他在睡梦中溘然辞世。

基思爵士的葬礼成了墨尔本名流显士的一次大聚会，蔚为壮

观。灵柩从托拉克长老会教堂缓慢地移往斯普灵威尔公墓。10位肩棺人是联邦及州政府的代表，送葬队伍中走着报界、金融界、工业界的头面人物。默多克夫人由三个女儿、及基思爵士的两个兄弟和两个侄子伴陪。主要遗产继承人未能出席葬礼，他当时就读于英国牛津大学，因而避免了同那些日后阻碍他实现其父辈宏愿的人们进行寒暄和应酬。

讣告不乏溢美之辞：凭借其才华与刻苦，从一个无名、微贱的小记者成为全国最大媒介集团的魁首。他把现代大众新闻带给澳大利亚。传奇般的悼文省略了一些重要内容。基思·默多克之所以能发迹，靠的是他与政治家们的亲密关系。而当他高高在上以后，下一代的政治家们又得仰望他的虎威雄风。

● 2 ● 基思·默多克是从当墨尔本《时代报》的一个小区记者开始其新闻生涯的。该报当时在澳大利亚联邦是最负盛名的大报。

基思爵士的父亲，帕特里克·默多克牧师，那时主持墨尔本近郊富人居住区里的一家长老会教堂。他众多的听众之一便是《时代报》的所有人——戴维·赛姆。他们除了在教堂的交往之外，偶尔还在高尔夫球场上交锋。1903年，基思·默多克在坎伯韦尔中学的班上名列前茅，父亲希望他进墨尔本大学深造。但基思一心想当记者，尽早自食其力。经赛姆安排，基思·默多克成为《时代报》记者，报道莫尔文郊区的活动，每见报一行字挣得一个半便士。

在报道区法庭和区参议会五年后，基思·默多克打算去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学习，顺便医治他的口吃病，最后打入舰队街。1908年他启程赴欧，两年后返澳，结果一事无成。1910年3月，基

基思·默多克重返《时代报》，由于他是一个速记快手，被委派担任驻国会两院记者。当时国会设在墨尔本。

在澳大利亚联邦成立后的15年中，工党始终连续执政，当时处于全盛时期。《时代报》倡导关税保护，在工党的支持者中拥有广泛的读者。因此，联邦政府总理安德鲁·费希尔和司法部长威廉·休斯很愿意与基思·默多克结交。

但是，对一个青年人来说，在《时代报》晋升缓慢，难有出头之日。当另一家报馆向基思·默多克提供较好的职位时，他便欣然接受。休·丹尼森于四年前创办了悉尼《太阳报》。为了加强国际报道，使报纸富于权威性，丹尼森决定与墨尔本《先驱报》合资抄收伦敦《泰晤士报》的新闻稿。他将驻墨尔本记者坎贝尔·琼斯调往伦敦，从事挑选并改写消息稿的工作，把坎贝尔在墨尔本的工作移交给基思·默多克。基思·默多克马上迁入《先驱报》写字楼的一间办公室。《太阳报》也拥护保护主义，他与休斯等人的关系非但没有疏远，反而更密切了。

琼斯从伦敦发回的关于战争的消息使《太阳报》的销量激增，它一跃成为悉尼仅次于具有70年历史的《悉尼先驱晨报》的第二大报。1915年，丹尼森决定召回琼斯，派基思·默多克去伦敦《泰晤士报》大楼。

基思·默多克曾试图出任澳大利亚驻中东的官方战地记者，但在选举中名落孙山。这时，他写信给费希尔，征询他的意见。当时澳大利亚皇家部队的大部分兵力驻扎在地中海东岸，有关这些受英军指挥的部队的报道很少，费希尔为此甚感不安。他给默多克复信时，要他在去伦敦途中先去埃及，代表政府调查驻军医院及邮政状况。他为默多克写了介绍信，国防部长、参议员乔

治·皮尔斯则向盟军驻达达尼尔海峡总司令伊恩·汉密尔顿写了一封亲笔信，请他准许默多克访问战区。

基思·默多克于8月中旬抵达开罗。他在完成例行巡视后，又访问了汉密尔顿的司令部所在地伊姆布罗斯岛以及加利波利半岛上的两个驻扎点，并向八位澳大利亚将军和很多下级军官征询他们对时局的看法。在伊姆布罗斯岛，他与伦敦报业主协会特派战地记者埃利斯·阿什米德—巴利特邂逅。俩人对事态的看法不谋而合：默多克对军队所处的窘困境况以及严冬到来后的冷峻前景表示震惊；巴利特则称整个达达尼尔军事行动为重大战略失误。默多克感到有必要让国内了解实情，而巴利特又苦于无法越过军方检查把信息传出去。于是俩人决定：巴利特给英国首相阿斯奎思上书一信，由默多克带往伦敦。

不幸的是，在马赛港这封信连同他关于澳军邮政状况的报告一并被英军检查人员没收。在开往伦敦的车船上，默多克开始给费希尔写一封长信。

在伦敦，有人正如饥似渴地希望得到默多克掌握的情况。艾尔弗雷·哈姆斯沃思——即赫赫有名的诺思克立夫勋爵^①急于对达达尼尔行动的前景发生影响。他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人物，他向世人显示：如果他对某位大臣的政策感到不以为然或怀疑其能力和效率，他便可以随心所欲地废此立彼。他的《泰晤士报》和《每日邮报》曾披露西线军火匮乏的情报，由此引起的一场危机迫使自由党的阿斯奎思政府与保守统一党（即当时所称的托利党）组成联合政府。为了标榜他自己的政策与好恶，诺思克立夫不惜牺牲报纸的销数。这就使他越发令人感到可怕。他怀有强烈的反德

① 英国记者出身的报业主（1865—1922），1896年创办《每日邮报》，1903年创办《每日镜报》，1908年购入《泰晤士报》。——译注

情绪，怀疑阿斯奎思对德作战不够坚决。现在，他极愿意在加利波利问题上与政府作梗。他曾召见坎贝尔·琼斯，问他是否打算向澳大利亚政府汇报加利波利的情况。琼斯说“一个名叫默多克的澳大利亚记者正为此事赶往伦敦”。

默多克抵达伦敦时，诺思克立夫外出不在家。琼斯当即引默多克与《泰晤士报》主编杰夫里豪·鲁滨逊共进午餐。次日晨，他们又与负责达尼尔监督委员会的保守派大臣爱华德·卡森共进早餐。此外默多克又拜见了一连串的内阁要员。劳合·乔治索取了一份默多克致费希尔的信的誊本，并将之印为内阁文件，但它不是给所有人都留下了好感。温斯顿·邱吉尔就称它“耸人听闻”。另一个达达尼尔战略计划的支持者则将那封信描绘为“一个可憎的恶棍在日记中痴人说梦”。

默多克的信无非是重申了巴利特试图传递给阿斯奎思的讯息：这个战略行动一败涂地，前景暗淡；部队混乱，指挥员亟需更换。但默多克在巴利特的分析中掺入一种典型的澳大利亚气味：“那些红缨人（指英国军官）之愚蠢、无能较其狂妄自大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一群群不可一世的高级军官和小兵喽罗纯粹是在拿战争寻开心。”

这封6000字长的信被誉为基思·默多克毕生最佳杰作，但它是在作者逝世15年后才公开发表的。这对他本人来说可谓万幸，因为该信在好几个细节上显然失实。在写作上，他竭力激发费希尔——这个苏格兰修船匠对英国军官的敌意。但不久后，默多克自己却与那些被他戏称为“狂妄、愚蠢”的军官们肩摩毂击，交往甚密。

默多克为《太阳报》发回的电讯与其给费希尔的信形成鲜明对照。新闻稿赞誉了澳大利亚士兵在前线的勇敢，它仅以令人难以

察觉的、极隐晦的寥寥数笔暗示加利波利那里出了点问题。他后来在《太阳报》“战地日记”专栏中暗示了他与英国政界的关系。这时，《太阳报》已发表评论反对加利波利行动。当其反对者倒霉时，默多克忍不住要落井下石。邱吉尔离开内阁后，默多克在日记专栏中根据他与前者的一次“坦率的谈话”这样评价道：“此人的缺陷使他无法充任战争中的领导者。他头脑发热，想拿帝国的命运作赌注。”

在战时新闻检查制度下，默多克在电讯稿中需要保持一定的谨慎，这不难理解。但从根本上来说，在他的新闻报道风格中，一种深层模式正在形成：为权贵们提供充实、可靠的信息；留给一般读者的则是少许生了霉、走了味的面包屑。这种模式是成功的记者生涯的基石，还是通往另一种生涯的阶梯？

● 3 ● 1915年10月下旬，基思·默多克的政治保护人费希尔辞去在国会的职务，准备赴英国出任澳大利亚大使级代表。休斯继任为政府总理。在其后的三年中，默多克成为休斯的心腹和义务情报员，利用记者身份为他完成各种微妙而棘手的任务。

休斯走马上任后对战后日本在南太平洋的可能的扩张表示担忧，为此他于1916年1月下旬启程赴英国去通报他的忧虑。抵达伦敦后，他起初通过他的威尔士同乡、当时任军火部长的劳合·乔治接触报界。默多克深知如何为自己寻找用武之地。他先是通过发电讯稿，继而靠其关系网，使自己成为休斯难得的好帮手。休斯在英国各处发表演说，赢得官方赞赏。默多克找了一个出版商将他的讲稿编成集子出版。两本休斯传略相继出笼，其中也有默多克的汗马功劳。

休斯访问期间，英国开始实行普遍服役制。受其影响澳大利